

鄺良著



論郭沫若《女神》的主題思路

超越憂患心
之神想像

郭沫若



超越憂患·小·泛神想像

論郭沫若《女神》的主題思路

卷首語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唐·杜甫《偶題》

我引用杜甫這兩句詩作為本書《卷首語》的主題，並非預示我的著述將可千古傳誦。其實，對於老杜這兩句詩，我只不過認同一個客觀的事實：那就是一切有創意、有價值的佳作都可能得到世人的賞識而垂世行遠。至於我的所謂著述根本談不上佳作，那更不用費心去想甚麼“千古事”了！

儘管如此，我依然堅持別人認為不切實際的愛好。這爲了甚麼？“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我輩平庸，自然難脫此俗氣；所不同者，只是沒有錙銖計較而已。

多年以來，我經常埋首於自以爲是的工作，都不存任何奢望，求其盡心盡力罷了。每當面臨進退抉擇之時，我首要考慮的問題是自己的興趣、能力有多少？工作的意義何在？至於成敗得失如何？名利將可回饋多少？我從不多作猜想，更不會有過高的預期。

“成功皆僥倖”，這話雖只適用於我自己的際遇，然而也不失爲一帖預防絕望的良方。事實上，任何嘗試都沒有白費的，因爲不論結果如何，在參與的整個過程中，早已得著精神上的滿足。

誠然，我過去曾做過的一切都不算得甚麼，對別人既無貢獻，於自己亦無實惠；說得實在一點，可能都是一些“無聊”的玩意！無可奈何地，那些玩意竟成爲我感悟存在和滿足的唯一事體。所以，坦言之，我所經營的“文章”全不爲遙不可及的

“千古事”，卻為自求心安理得的所謂“寸心知”而已！

1991年，我懷著同樣的心情開始在香港大學進修哲學碩士課程，且於五年後完成論文《郭沫若〈女神〉研究》。其間雖遇上一點阻滯，但都在自己的計算之內；既沒有太大的衝擊，自然也沒必要重提舊事了。

不過，那篇論文通過後，心裏卻有僥倖之感，因為反覆審閱確實有不少未盡完善之處。為此，我固有盡力矯正錯漏的責任，亦當在此卷首交代一下。

幾經修訂，我最終將原稿分拆成兩篇長文：即上篇《超越憂患·火·泛神想像—論郭沫若〈女神〉的主題思路》和下篇《大風大浪裏的漣漪—論〈女神〉中沖淡自然的詩情》。

上篇是論文初稿的核心，故本書亦以此篇命名。該文主要應用原型批評和“火之精神分析”理論探索詩人在《女神》中運用“泛神想像”手法來傳達其“超越憂患”的主題意識。

至於下篇，我會著重分析詩集中異於雄渾風格的沖淡、自然作品。通過此分析，我們可進一步透視郭氏年青時代在積極進取、昂揚激越的情緒以外，另一種較為平和、恬淡、自然的詩情。

為了自求心安理得，我著實花了不少精神、時間反覆修正論文的初稿，無奈個人才情有限，又慣於隨意所之，自料本書印行後仍有不少疏漏之處，尚望名家、學者包涵諒察，並多賜教益！

行文至此，本可結束這篇苟簡的序言，但想到我出版這本書的用意既為結束過去一段學術研究的因緣，那就沒理由隻字不提那些一直在幫助和支持我的教授和朋友；至低限度，我須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首先，我要多謝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晉光博士，他鼓勵我繼續進修，而且還不厭其煩地指導我學習電腦的文書系統，這對我日後從事文字創作方面得益甚鉅。跟著，我要多謝關維焱先生在百忙中助我解讀巴什拉的英譯著作，使我的英語閱讀能力增進不少。此外，得到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趙令揚教授的多番襄助，使我的論文得以順利通過，亦須致以謝忱。

最後，我必須特別感謝我的第一位論文指導老師黎活仁教授，他啓示我認識巴什拉詩學想像的內涵，擴闊了我在文學批評方面的視角，實在勞苦功高；尤其是他那誨人不倦的仁者風範，真教我無法忘懷！

2003年8月 鄭良 自序





郭沫若 (1892-1978)



1918年郭氏攝於日本

目 錄

卷首語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 上 篇 〕

超越憂患·火·泛神想像

—— 論郭沫若《女神》的主題思路

第一章 引論

- 一、 郭沫若的詩歌創作 1
- 二、 關於《女神》的研究 3
- 三、 本文研究的重點與方法 6

第二章 《女神》中 " 超越憂患 " 的主題思路

- 一、 " 超越憂患 " 在文學創作主題中的普遍性 8
- 二、 火獄般的現實社會 12

第三章 " 光明 " 意象與 " 超越憂患 " 主題的傳達

- 一、 渴求 " 光明 " 的超越意識 19
- 二、 " 光明 " 的所在 24

第四章	"太陽"的意象分析	
一、	大氣中的火球 — 太陽	32
二、	太陽的象徵 — 再生與創造	34
第五章	"火"意象與主題思路的傳達	
一、	巴什拉的詩學理論："火之精神分析"	45
二、	在火紅的年代燃點智光	47
三、	"火"的超越精神	51
第六章	泛神想像與"超越憂患"主題的傳達	
一、	關於郭氏的泛神論思想	67
二、	泛神想像在詩中所起的作用	72
第七章	結論	

〔下篇〕

大風大浪裏的漣漪

—— 論《女神》中沖淡自然的詩情

一·	引言	94
二·	愛的渴求	95
三·	憂患的人生	106
四·	陶醉於大自然	114
五·	結語	129

第一章 引論

一、郭沫若的詩歌創作

郭沫若(1892-1978)的文學寫作活動是從寫舊詩開始。他在故鄉四川樂山沙灣鎮讀家塾時，已開始寫作律絕體詩歌。據《郭沫若少年詩稿》所載，〈村居即景〉^① 是迄今發現郭氏最早的詩歌作品。這首五言律詩約寫於1904年，其時，郭氏只得十一、二歲。

此後，郭氏寫作不絕，更把創作範圍擴大，除新詩外，還完成大量小說、散文、戲曲等方面的作品；其中，產量最多、成就最突出的，無疑是他的詩歌創作。陳永志最先全面研究郭氏的詩歌創作，據他統計，郭詩專集有十四種、集外佚詩兩種，合共詩作一千多篇。他又將郭氏詩歌創作的歷程分成三個時期，即詩歌試作時期、創建新詩時期，以及革命詩歌時期。

《郭沫若少年詩稿》所收集的是他在四川求學時期試寫詩歌的代表作；創建新詩時期的作品包括他留學日本時，寫於“五四運動”前後的《女神》(1921)和代表他在“五四”退潮期中創作的三部詩集—《星空》(1923)、《瓶》(1925)和《前茅》(1928)。

至於中共建國前後，他處於革命詩歌時期所創作的詩集則有《恢復》(1928)、《戰聲集》(1938)、《蝸塘集》(1948)、《新華頌》

① 〈村居即景〉載于《郭沫若少年詩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原詩：閒居無所事，散步宅前田。屋角炊煙起，山腰濃霧田。

牧童橫竹笛，村媪賣花鈿。野鳥相呼急，雙雙浴水邊。

(1953)、《百花齊放》(1958)、《長春集》(1959)、《潮汐集》(1959)、《東風集》(1963)、《東風第一枝》(1979)等九部^①。

郭氏的詩作雖多，但歷來學者予以的評價並不一致。大體言之，一般論者認為：郭氏試作期的詩歌雖偶有佳作，但大多缺乏形象性，而且未脫古典詩的俗套。對於《女神》時期的作品，論者多有正面的評價；比方讚許詩集中所表現的時代精神、浪漫主義情緒，以及肯定其擴大新詩形式等方面的貢獻。

不過，繼《女神》之後的三部詩集，論者多認為詩人在探索中曲折前進。隨著“五四運動”處於低潮，詩人苦悶的情緒令《星空》和《瓶》存在消極因素，而認清路向之後，革命的精神再次高漲，寫下《前茅》中意氣昂揚的詩篇。

說到郭氏革命詩歌時期的作品，論者頗有同感，認為中共建國以後，由於他自甘“以一個熱誠的宣傳家的面目出現”，並願意成為“黨的喇叭”^②，所以這個時期的作品不僅藝術魅力退減，更甚的，竟充斥和堆砌著大量口號化、概念化的語句！

由於郭氏試作時期的作品，在意境營造和寫作技巧方面都未夠純熟，且多屬舊體詩；而革命時期的作品又存有較多具爭議性的問題，本文作為研究郭詩的初階，故暫且不擬涉及。

且說郭氏創建新詩時期的作品，《前茅》的創作風格固有頗多革命時期詩歌的弊端，而《星空》和《瓶》的格調亦偏向抒述個人

① 有關郭詩之分期參陳永志：《論郭沫若的詩歌創作》（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4），頁5-10。

② “黨的喇叭”語出林林在悼念郭氏的文章中，原文是憶述郭氏的話：“我再去看他，他對我表示願意來做黨的喇叭。”（〈做黨的喇叭——憶郭老在日本二三事〉，《悼念郭老》，原載《人民文學》，第7期，1978）

的感傷，這都未足以代表郭氏早期詩歌的特色。

那麼，足以代表郭氏早期詩歌特色的作品還有哪些？我們只要細讀《女神》詩集便會同意：其中不少作品那種激昂、奮進的格調和節奏正與當時社會動盪、失衡的脈搏相應合，而且最能觸動讀者的心靈。

詩集中的作品皆寫於“五四運動”前後。其時，郭氏正值盛年，血氣方剛之外，對國家、民族的繁榮昌盛更寄予厚望。他雖身在日本，卻與國內知識青年一樣，滿腔熱誠，時刻關懷祖國政局的發展。更難得的，是他憑著青年人真率的感情和衝勁，寫出一首又一首扣人心絃的詩篇，而且都能迅速地、廣泛地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筆者決定選取《女神》作為論文的研究材料。

二、關於《女神》的研究

《女神》^① 總共收錄郭氏自1917至1921年間的詩歌作品，其中包括詩劇3篇和詩作54篇。詩人以《女神》作為詩集的名字，很明顯，這與書中多篇作品提及中外神話形象——“女神”有關。例如詩劇〈女神之再生〉(25.2.1921)歌頌諸女神的叛逆性格和創造精神；〈序詩〉(26.5.1921)中，節錄歌德(Goethe, 1749-1832)代表作

① 本文所引錄的詩篇文本皆據桑逢庚校：《女神》匯校本（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為基準。

《浮士德》篇末歌詞^①，刻意描述“永恒之女性”等形象；又如迎接“司春的女神”降臨，祈求“司健康的女神”眷顧，歌頌愛神 Venus 等詩意，以及詩集中有關女媧、女須、娥皇、女英、聶嫫、大地母親等神人形象的出現和描述都充份反映詩人偏愛“女神”形象的性向。所以，無論基於“女神”這形象已成詩集的精魂，抑或是潛意識的作用，詩人以此作為詩集的名稱實非偶然的抉擇。

自《女神》出版後，第一位撰寫長文加以評介的學者是鄭伯奇。他讚賞郭氏的詩才，但嫌其作品尚欠簡鍊、曲折^②。此後，批評或研究《女神》的文章、專著陸續出現；以下試略述其中一些較熱門的論題：

1·有關《女神》的藝術評價以及郭氏在新詩壇上的地位。這問題主要從周揚的言論所引發的，他認為：《女神》稱得上是中國第一部偉大的新詩集，它奠定中國新詩的基礎，而郭沫若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更是第一個可以稱得起偉大的詩人^③。有一些學者同意他的說法，但亦不少人持不同的見解。

2·在思想內容方面，一般論者都認同《女神》體現五四時代的反抗精神，反映二十世紀國人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情緒。聞一多首先提出這個觀點，並指出五四時代的反抗精神還包括崇尚科學、嚮

① 見於《女神》匯校本，頁1。序詩譯文如下：

一切無常者 只是一虛影； 不可企及者 在此事已成；
不可名狀者 在此已實有； 永恒之女性 領導我們走。

② 有關郭氏的評論見於其長文：〈批評郭沫若處女詩集《女神》〉（原載《時事新報·學燈》，1921）。

③ 周氏言論見於其文：〈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原載：《解放日報》，16.11.1941）。

往世界大同和宣洩苦悶等方面的內涵^①。

3·關於藝術創作手法方面，鄭伯奇、謝康最先指出：泛神論(Pantheism)曾在郭詩中起過作用^②。論者雖有不同的說法，但基本上同意他們的觀點。有些論者更指出詩中的泛神論思想與其反抗精神和愛國情緒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4·有關郭詩的歐化問題。自從聞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③一文批評《女神》“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之後，評論界大抵沿襲這個觀點。不過，亦有一些學者為郭詩辯解，認為“歐化”一詞的指責下得過於籠統。

5·在藝術表現方面，論者指出《女神》存在不少敗筆和缺失；其中包括文筆散漫凌亂、古洋夾雜、抽象叫喊、浮誇和過露等問題。

6·至於《女神》的創作風格方面，向來有不少爭議，不過大體上，論者都同意：郭詩有浪漫主義的傾向，但又不是“藝術至上主義”^④，而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

根據如上的考察可知，有關《女神》的研究範疇已十分廣泛。至於研究方法，也愈趨多樣化；從詩學、美學、文藝心理學等角度來著手研究和分析的論者至為普遍，亦有一些學者引進原型批評或精神分析等理論來進行討論。

所以，筆者面對有關郭詩研究的龐雜資料時，一則以喜亦一則

① 參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原載：《創造周刊》，第4號，6.1923）。

參謝康：〈讀了《女神》以後〉及鄭伯奇：〈批評郭沫若處女詩集《女神》〉（王錦厚等編：

② 《百家論郭沫若》，成都出版社，1992）。

③ 原載：《創造周刊》，第5號，1923。

④ 鄭伯奇語，見於其文：〈批評郭沫若處女詩集《女神》〉。

以憂；喜者不愁缺乏參考材料，憂則還值得討論的空間有限。儘管如此，筆者再三研讀相關資料後發覺前面提及的研究論題，範疇雖廣、方法也多角度，但多為輕觸式的討論，未能就特定專題作出深層探究，故此筆者相信若循此方向思考，必然有所發現的。

三、本文研究的重點與方法

作為研究郭詩的起步，筆者不想在認識郭氏著述不夠全面的情況下討論《女神》的藝術價值，也不想對郭氏在詩壇上的地位妄下判斷。關於郭詩中的敗筆和歐化問題雖然顯而易見，但筆者認為要研究詩歌須從大處著想。相對於詩集主題思想的探索，技術上的缺失只是皮毛問題，不足以掩蓋其可貴之處。因此，筆者決定本文的研究重點依然放在詩歌的核心問題，亦即有關《女神》的主題思想方面的探討。

誠然，《女神》所結集的詩篇不可能只有一個主題思想，比方，有關愛情的主題也佔相當份量。但無可置疑，詩集中大部份作品都明顯地蘊涵一種超越憂患的主題意識；此一主題意識與郭氏的思想、性格以至他所處的時代都息息相關。所以，本文要研究《女神》的思想內容，將會把重點集中在“超越憂患”這主題意識上。

關於研究的方法和角度方面，本文仍以一般文藝心理學或美學的觀點為基礎，但著重分析詩篇中三個最突出的意象，即“光明”、“太陽”和“火”。對於“火”和“太陽”的意象分析方面，筆者打算應用法國文學批評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 四元素詩學想像^①，特別借用他對“火之精神分析”的理論來剖析詩人傳達其超越憂患主題時的心理結構。最終，考察詩人的性格、氣質與大時代的洪流相遇後，在詩歌創作方面是否傾向“火”元素的想像。

至於《女神》的藝術創作風格，筆者認為沒必要重蹈前人的爭論。詩集中的作品雖有欠缺真實或不夠具體的表述，但其主題思想始終植根於郭氏當時的生活感遇，所以我們不可能忽略其中寫實主義的成份。不過，郭詩在表述主題、經營意象時往往大量運用泛神論的想像手法，其雄奇超拔的意境確然具備浪漫主義的特色。

因此，本文試圖結合郭氏的生活背景、個性以及思想等方面的因素來析述泛神論曾在詩篇中所起的作用。尤其要考察這種想像手法對詩人以“火”的意象來傳達其“超越憂患”主題思想所產生的影響。



^① 巴什拉認為所有詩歌意象都可歸類為水、火、土和大氣四種想像元素，同時詩人的屬性亦可按其運用意象的偏好而概分四類。

第二章 《女神》中“超越憂患”的主題思路

一、“超越憂患”在文學創作主題中的普遍性

儘管每個人的際遇各有不同，也儘管每個人面對苦樂有不同程度的感觸，然而人生中苦樂參半這看法相信大家都不會置疑的。甚至有更多人認為：人生苦痛遠超喜樂，因為他們深覺現實人生往往難得至完美無缺，痛苦經驗予人的感受至為刻骨銘深，尤其是，每個人幾乎無時無刻都飽受生老病死種種問題的困擾。正如常言道：“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又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論語》亦有這樣的名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同樣揭示人生憂患重重本質本的語句實在不勝枚舉。

一般人面對無常的際遇和多舛的生命尚且憂心忡忡，多愁善感的文人又怎無憂心忡忡的思緒？所以，我們不難推斷他們苦心經營的作品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憂患意識。

漫畫家豐子愷認為藝術家大都抱有一種“鬱勃的心情”。他這樣解釋此一心情：

這種鬱勃的心情，混統地說起來，大概是對於人生根本的，對宇宙的疑問。^①

^① 見於豐子愷〈鄉愁與藝術〉一文。

豐氏這話只“混統地”透示了藝術家底憂患意識的源頭，卻沒有作出具體而微的析述。關於這一點，筆者打算借用駱寒超的研究心得^①。駱氏認為大部份文學作品都有一種“憂患基調”，這種基調主要由以下三個因素構成：

1· 人們對生命存有憂患感。人在現實世界中，個性往往不容自由表現，欲念受到壓抑以致情性飽受挫傷之苦。

2· 由於社會的現實境況多不如人意，例如社會上存在太多悖人情、違常理、不公平等事情，於是人們對其所置身的社會產生憂患感。

3· 當國家危在旦夕、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脅時，不論是遙感的還是身受的都無法遏止內心的悲苦之情，人們都會不期然地對自己的民族存有憂患感。

據此可知，文學家的憂患感決非由來無端；一些有使命感的文學家其實早將一己的私利、苦悶拋開，為表達其關心社會、民族的情懷，寫下感人的作品。不過，我們還須叩問，文學家要在他們的創作中流露這種憂患情緒到底有甚麼作用或意義？

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論及文藝的功用時說：詩歌“可以群，可以怨”。這是說人民可以透過詩歌來表達對統治階層的不滿。大家都知道，儒家的學說主要從帝王的利益著想，他為何要鼓動民眾對統治者的不滿情緒？顯然，這為了讓民眾的怨氣得到宣洩；而宣洩怨氣的正面作用在於促使他們的情緒回復平衡，從而化

^① 參駱寒超：《新詩創作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頁3-87。